

醫院袍子沒口袋 (續)

第八章：屬靈的操練 (二)



何樂譯

躲避起來

現在曉得自己得了癌症，並沒有覺得自己是勇士或英雄——其實剛剛相反。我要哭訴、逃避，把自己躲藏起來。既然主說「來就我！」我就只好應祂的邀請。祂打開雙臂迎接我，使我像小雞逃去躲藏在母雞翅膀下一樣。主耶穌用這樣的比喻來表明祂對耶路撒冷和神的選民的愛。大衛的詩也這樣說：

「祂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祂的翅膀底下。」(詩九一—四)

「神啊，你的慈愛何其寶貴，世人投靠在祂翅膀的蔭下。」(詩三六—七)

「神啊，求你憐憫我，憐憫我。因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蔭下，等到災害過去。」(詩五七—一)

「因為你曾幫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蔭下歡呼。」(詩六三—七)

以上是當時我最需要聽到的經文。「投靠祂」這話使我得到主的保護。主把祂自己作我們的避難所，讓我們得到安全與保護。祂是我有危險、麻煩或悲痛時的躲避之處，也是當我在危機、災害、痛苦，以及有前途茫茫的感覺

時的投靠所。下面這首聖詩的作者可能也是對大衛的話有感而作。

「主翅膀下，我今可安然居住，夜色雖深沉兼狂風暴雨，我要信靠祂。深知祂必眷顧，已蒙祂救贖，我是祂兒女。安穩隱藏主翅膀下，誰能使我離主愛，主翅膀下，我安居之家，安然居住到萬代。」

人生有勇往直前面對挑戰的時候，也有適當退回作息養生的時候。我相信神知道這是我作息養生的時候。我的「保惠師」不會離開我。祂在我身旁幫助我，教導我學習從肉體病痛軟弱的功課中獲得勇氣與力量，以致更新和復興。在祂使我復原之後，我便如鷹展翅上騰，奔跑無顧慮，行走無軟弱。然而，以目前的情況來說，我不在乎作「懦夫」，躲藏在祂的大能翅膀下！

「神奇生長」

我在練習說「癌」字的時候不至張口結舌，終於能夠大聲和不用假聲說出這個字。我也不要再回到屬靈的幼稚園，老是問「為甚麼」和向神追問理由。主對我的永恆保障不會因癌症的突襲而瓦解。在美國最近一年中有一百萬

個人患上癌症（還沒有算世界各國的患者）。他們告訴我，四個家庭中有三個家庭的成員會被某種癌症侵犯。癌症種類多過二百種。

原因是世界的墮落，污染的環境，食物中的殺蟲藥，遺傳，以及許多不明的因素，使我現在成為這些統計數字中之一。無論如何，我仍然在神絕對的保護、主權與溫柔憐憫之下。對我來說，這就夠了。我的情況使我無法去想自己的生存機率，化療減輕疾病的可能性等。

患上癌症不一定是我絕命的紅燈（假如是神的旨意，也有此可能）。也許是要我小心通過的黃燈，就是說要我在生活上有所修正。但一定是綠燈，是神要我活在世上的日子，無論長短，要繼續向屬靈成熟的地步邁進。

綠色是前進的符號，也是生長的意思。Joní Eiracón Eirada 是一個多年半身不遂的人。在她的著作「Glorious Intruder」中，她說：

「基督徒在主裡的成長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沒有中間路線可走。就好像真誠的愛，如不增長，就會枯萎。愛是不可能靜止停留不動的，我們與基督同行也是一樣……換句話說，基督徒的變速只有兩個檔：前行與倒退。沒有中間排檔，更不用說停車檔了。」

我認為自己之獲得癌症是一超常加速自己靈命成熟的功課。這特別的增長是正面的，而不是像癌細胞那樣負面的。神加速我往下扎根，讓我走過信心的進深功課，得以往上開枝發葉而多結果子。

在電視廣告中有一種名叫「神奇生長」(Miracle Gro) 的植物肥料廣告，我看見用這

種肥料能生長巨型瓜菜，至為驚訝。說不定神定意使用我這痛苦的經驗作為祂的「神奇生長」肥料加速我靈性的增長。

我的目的不是要成爲一個得獎的巨無霸番茄，而是得到「神在耶穌基督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三14）

得撐下去

真是奇妙！由於昏迷或麻藥的關係，以致我完全失去知覺，或者因為化療或輻射線治療而至知覺麻木，但在靈性上卻沒有麻木昏倒！肉體的昏倒是知覺消失。靈性昏倒是失去

認知神的存在，不知道自己在祂的掌握當中，祂在掌管一切。我也許身體虛弱到全無氣力的地步，但仍有屬靈的能力支撐我往前走。

也許我從快跑中慢下來走路，或甚至爬行，這樣看來不像一個得勝者，也沒有甚麼光彩的地方，但卻是有意義的。我應作甚麼才能領略這屬靈的持久耐力呢？「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賽四十三）有些翻譯為「行走卻不昏倒。」

憑自己的肉體我可不能飛多高。

也可能走也走不動，爬也爬不遠。

我連起床也起不來。

然而，主應許要幫助我，我唯一可作的是堅持下去。

撐不下去又如何？

當我要在這密蘇里州哥倫比亞大學醫院接受手術治療之前，親戚們安排帶我去密蘇里州孚頓（FULTON）城的西敏紀念圖書館

（WESTMINSTER MEMORIAL LIBRARY）遊覽。在樓中一角有一個很大的邱吉爾的石像。我們進去的時候看見有一個大約六歲的孩子和他的媽媽在看這石像。邱吉爾的石像是坐着的。這小孩子越過圍着的繩子爬上這巨大石像的膝上。

「喂，小心啊！」他媽媽對他喊，「不要掉下來啊！」

這小孩回答說，「如果他是真人，他會抱着我！」

這是童言！但是事實，真人是會照顧和抱住小孩子的。主啊，我是祢的孩子，我現正在危難之間。神啊，祢是真實的！因此我知道祢會抱住我，當我軟弱到不能抱住祢的時候。

無論我怎樣為這次危機作事前的準備，當自己身處當中的時候，還是軟弱無助到極為可憐的地步。我不能交托自己去依靠神，無法堅強壯膽起來。我好像一只洩氣的氣球。

我本以為自己躺在醫院病床上可以不住禱告。我記住許多神應許的經文。但現在卻一節也記不起來。我不能動腦筋想屬靈的事物，其實想甚麼都不成。真是令人失望。

我回到無助的地步，像一個無法照顧自己的嬰孩一樣。主啊，求祢照顧我，讓我爬上祢巨大的膝上，偎依着祢，祢用祢強而有力的膀臂圍繞我。我的天父！

頭髮，肺，以至心臟……

「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太十三）耶穌說這些話不是比喻。我照字面接受。

我沒有任何理由把這些話作靈意化解釋，或作比喻而言。以麻雀與我們作對比，雖然說「許多」，但對我們來說也不是甚麼讚揚的話。麻雀在眾多雀鳥當中最無身價的。

但使我最難明白的是說到頭髮這回事。我不知道耶穌的意思是把每根頭髮都數一數，或把總數存在神的電腦記錄中，或其他方法。無論如何，我認為祂既然知道我頭髮的總數，當然包括知道我的「脫髮」和白髮。

不管這句經文的原意為何，耶穌的話是說祂對我有極為親切的認識，也看我極為貴重。我在手術後頭髮散亂，加上出汗和麻藥，使頭髮潮濕和有氣味。既然祂關懷我的頭髮，我把與理髮師約個時間做頭髮作為出院後的首要事項，不覺得有甚麼不對的地方。

如果我的頭髮是那麼重要，那麼我的肺，我的心，我的消化系統，我的膀胱，膝蓋，大腳趾等都同樣重要。所以無論是我或醫院裡其他病人的任何毛病，顯然神也看重。我無法想像神是如何管理這個世界，把整個宇宙管理得井井有條。然而，既然耶穌如此說，我就相信祂。

我就是這樣抓緊這奇妙的真理！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我的心臟監視顯示我的生命力。我看着藥物和葡萄糖点滴慢慢從塑膠管子通過貼在我手上的針管注射到我體內。我感到我的呼吸無力和不正常，因為我那受過手術的肺正吃力地運作，以補救那失去部份，縮小的容量和轉接的管道。

我在主前靜靜地躺臥，依靠祂維持生命。